

馬可福音中耶穌對家庭的一個陳述：從希羅家庭觀說起¹

梁耀明

(中國宣道神學院新約講師)

一. 引言

馬可福音記載了耶穌的一席話：「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可三 34 - 35）。這說話叫人懊惱之處，在於耶穌似乎排拒跟祂有血緣關係的家人。然而，按著上文下理，這番話更有可能借用家庭中慣常使用的用語，來表達耶穌跟祂所建立的群體之關係。從歷史鑑別的角度出發，貝斯特（Ernest Best）認為耶穌並非企圖否定或廢除家庭關係，而其他釋經學者則從天啟、終末或道德的方向，嘗試掌握耶穌話語中更深層次的意涵。² 儘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帶來各式各樣的理解，但它們均指向一個事實，按照馬可福音的觀點，唯一一個斷定一個人是否屬耶穌群體的條件，就是順服上帝，而非基於他的社會、血緣、文化、政治或宗教背景。

事實上，不論在現今社會或一世紀的希羅世界，「家庭」均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隨著地域、文化、經濟、政治及社會因素不同而有所改變。³ 家庭不僅單單指向核心家庭（the nuclear family）及延伸家庭（the extended family）中個別成員間的血緣關係，它更具有超越血緣關係的社會文化及集體面向。筆者觀察到，一世紀希羅世界家庭用語（familial language）的使用，已滲透到種族、政治、宗教和社會等不同層面。希羅世界中原先沒有血緣關係的群體，透過使用家庭用語來描繪和闡明他們的規範和價值。筆者在本文將以「家庭式群體」（familial community）稱呼此類群體，當中包

¹ 此文章之內容曾於 2023 年 11 月 7 日在中國宣道神學院所舉辦之「以家為祭」公開講座中分享。

² Ernest Best, *Disciples and Discipleship: Studies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Edinburgh: T&T Clark, 1986), 61–62; Elizabeth E. Shively,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and Mark 3:7–35: Apocalyptic and the Kingdom,” in *Reading Mark in Context: Jesus and Second Temple Judaism*, ed. Ben C. Blackwell, John K. Goodrich, and Jason Mast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8), 67; John Painter, “When Is A House Not Home? Disciples and Family in Mark 3.13–35,” *New Testament Studies* 45.4 (1999): 512–513; David A. deSilva, *Honor, Patronage, Kinship & Purity: Unlocking New Testament Cultur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0), 172, 197.

³ Miriam Peskowitz, “‘Family/ies’ in Antiquity: Evidence from Tannaitic Literature and Roman Galilean Architecture,” in *The Jewish Family in Antiquity*, ed. Shaye J. D. Cohen, *Brown Judaic Studies* 289 (Providence: Brown Judaic Studies, 1993), 14.

括有血緣關係的家庭。⁴ 不同群體廣泛使用家庭用語的情況，某程度反映它們與血緣家庭均共同擁有一些信念（如群體層面的承諾和期望）。

筆者在上文已略略指出，馬可筆下的耶穌在使用家庭用語，來建立祂群體的特質時，祂強調了群體對上帝的順服。這文學建構與希羅世界的家庭概念並沒有顯著差異。在這種環境之下，「遵從」（*obsequium*）和「虔誠」（*pietas*）仍然是家庭式群體的關鍵要素。然而，聖經研究中的天啟式、末世式、歷史或道德理倫的研究，均未能揭示古代背景中「遵從」的概念如何有助於馬可筆下耶穌的主張。因此，本文採取另一個方向。筆者將嘗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關注希羅世界中「遵從」的概念，並將這種家庭價值與馬可福音中遵行上帝旨意的意義比較。在本文的最後部分，筆者亦會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了解比較所能帶來給信仰的啟迪。盼望此文章不僅能闡明遵行上帝旨意，是耶穌群體成員資格的關鍵要素，而且還能揭示耶穌如何帶領祂的跟隨者參與祂的群體。

二、希羅世界家庭式群體中的「遵從」價值

本節將首先簡要介紹猶太文化和希羅文化中家庭式群體的男權性質（*patriarchal nature*）和集體面向。筆者將特別關注其中的價值觀——「遵從」，這價值觀涉及成員對群體的忠誠（及引出它所對應的「虔誠」，即群體成員間盡職盡責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並不是試圖建構一個單一模型，來描述古代世界對「家庭」的看法。佩斯科維茨（*Miriam Peskowitz*）適切地指出，「家庭」是一個文化及社會概念，需要多種面向來理解，並擁有多種功能及意義。⁵ 所以，按著佩斯科維茨的見解，筆者在此部分旨在呈現一幅大圖畫，探討不同家庭式群體如何採納「遵從」此價值觀，並將它延伸，以促進群體層面的男權性質。

此外，筆者將尋求「遵從」及「虔誠」的社會知識（*social knowledge*）。與社會描述（*social description*）不同，社會知識是一種深層理解，了解一個社會價值如何（*how*）及為何（*why*）在群體中建立一個社會秩序。換句話說，尋求對應「遵從」及

⁴ 筆者以極為簡單的方式定義家庭式群體，指到群體意圖使用家庭式用語及價值觀，來描繪其特質。這定義涵蓋了核心和延伸家庭，並所有使用家庭式用語的非血緣群體，即種族群體和社會組織。從使用家庭用語的角度來看，這定義強調兩者均在同一文化光譜之上，其價值觀有一定程度的延續關係。

⁵ *Peskowitz, "Family/ies' in Antiquity,"* 18–24.

「虔誠」的社會行動，並非最後一步，而是最先的一步，筆者將繼而探索「遵從」及「虔誠」如何影響那些行動，並制造文化衝擊，用以形塑一個群體的成員。正如羅茲（David Rhoads）所提出的，社會批判模型發展了另一種方法，來處理社會文化處境，並探究受文化規範所制約的潛在社會互動。⁶ 透過採用這種社會科學方法，筆者認為一個群體中的成員，根據其「虔誠」的價值觀而所作出對應「遵從」價值的行動，順從群體中那被稱為父親之領袖的社會行動，此舉反映了那「遵從」對整個群體的（絕對）權威。

（一）家庭用語的使用

家庭這概念容易使人聯想具有生物關係的血緣親屬，另外有人採取一個更廣泛的觀點，認為家庭可從種族和社會聯繫的角度來理解。然而，卡斯坦（Janet Carsten）意識到「生物和社會 [面向] 間一個預定的分析性對立」，這對立使存在於同一社會裡的不同群體，彼此互不相干。卡斯坦相信，「相關性文化」是一個更好的術語及方向，避免比較研究中「生物學和文化間的一個隨意區分」，並強調社會裡不同群體間文化及價值觀的連續關係。⁷

儘管各類家庭式群體在各自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功能，但卡斯坦對文化方面的關注，表明它們確實共同擁有一些文化元素和價值觀。⁸ 在希羅世界之中，這種現象可以從群體採用家族語言的方式中窺見。也許最顯著的例子就在種族處境中找到。耶穌時代的猶太群體使用家庭用語來描述民族社群。例如，「以色列家」這一表述（例如賽四十六 3；六十三 7；結四十五 8；摩五 4）將整個族群修飾為一個家庭。多比傳二章 2 節和馬加比二書一章 1 節也借用家庭用語來形容猶太人為「兄弟」。正如德席爾瓦（David A. deSilva）所討論，這種橫向觀點提供了對親屬關係的延伸理解，親屬關係成為一種在種族方面擁抱人類物種的關係。⁹ 同樣，在希羅世界

⁶ David Rhoads, "Social Criticism: Crossing Boundaries," *Mark & Method: New Approaches in Biblical Studies*, ed. Janice Capel Anderson and Stephen D. Moo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2), 136–139.

⁷ Janet Carsten, "Introductio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i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Kinship*, ed. Janet Cars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6.

⁸ 卡斯坦意識到，文化相關性的定義可能概括血緣親屬關係的概念，而這親屬關係原初從人類學的角度有著一個多樣化的理解。然而，卡斯坦並打算推翻過去有關親屬關係的人類學研究，相反，她是提供一個新的面向（見 Carste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6）。儘管存在這種爭議，卡斯坦對文化方面的強調，揭示了如何在同一文化光譜下識別不同的家庭式群體。

⁹ deSilva, *Honor, Patronage, Kinship & Purity*, 164–165.

中，同一戶的一些非血緣居住者（例如，被收養的孩童或獲釋奴隸）可被視為家庭成員之一。他們處於家中父親的權力之下。儘管血緣關係被視為家庭中最牢固的聯繫，但被收養或獲釋的非血緣成員亦能在家庭中獲得一定的權益，被收養者甚或成為維持家庭血脈的關鍵角色。¹⁰

宗教層面是與家庭用語相關的另一個面向。新約聖經有著一個為熟知的例子，保羅書信展示早期教會象徵性使用家庭用語，例如保羅以「一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加一 2）來稱呼與他一同工作的人，就社會和神學聯繫而言，保羅的描述加深了成員間的關係。同樣，家庭式用語在希羅世界的宗教群體也是眾所周知的。¹¹ 哈蘭德（Philip A. Harland）透過研究希臘和小亞細亞的銘文和埃及地的紙莎草，發現希臘東部的宗教群體廣泛採用家庭用語，稱呼群體領袖為「父親」和「母親」，成員則為「兄弟」和「姊姊」。在哈蘭德的理解下，不僅家庭用語的字面意義，更是家庭的價值（如團結、善意、情感、友誼、保護、光榮和榮譽）都與宗教團體的背景互相對應。¹²

在政治處境下使用家庭用語的情況亦是有跡可尋，早於柏拉圖已在其《法律篇》（*Leges*）提及，人類在建立城市一事的重要性（*Leg. 3.682*）。雖然該處上下文並沒有為與家庭概念建立關係起來，但柏拉圖卻在後續位置呈現家庭與國家的關係。柏拉圖指出，當家庭發生暴力的情況下，只有國家而非任何一個家庭成員將最終獲得房屋的擁有權（*Leg. 9.877*）。¹³ 換句話說，就柏拉圖而言，家庭在一個國家中並不能私有化。由此可見，國家與家庭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兩者並不能割裂。

國家高於家庭的概念，亦似乎延續至希羅世界，此概念成為政治組織不可或缺的元素。¹⁴ 政治體制使用家庭用語來表達和塑造其對整個城市的主權。根據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猶太古史》中提及有關塞琉古國王的兩封信，安提阿古三世

¹⁰ Hugh Lindsay, *Adoption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8–99.

¹¹ Wayne A. Meeks,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stle Paul*, 2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8.

¹² Philip A. Harland, “Familial Dimensions of Group Identity: “Brothers” (ΑΔΕΛΦΟΙ) in Associations of the Greek East,” *JBL* 124.3 (2005): 512–513.

¹³ 有關柏拉圖《法律篇》，詳參 Plato, *Laws, Volume I: Book 1–6*, trans.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8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lato, *Laws, Volume II: Book 7–12*, trans.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¹⁴ Ann-Cathrin Harders, “Beyond Oikos and Domus: Modern Kinship Studies and the Ancient Family,” in *Familie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Ray Laurence and Agneta Strömberg, *The Family in Antiquity* 1 (London: Continuum, 2012), 17.

(Antiochus III) 和德米特里二世 (Demetrius II) 分別認定呂底亞總督宙克西斯 (Zeuxis) 和拉斯提尼斯 (Lasthenes) 為父親 (*Ant.* 12.148; 13.127)。在政治處境下使用家庭式用語的情況，亦有出現於公共事務之中。科羅魯 (Omar Coloru) 專門分析塞琉古時期的王室文件，探討家庭用語的政治用途。在其研究中，科羅魯觀察到「王室家庭映照標準家庭單位的結構」，此對照的方式，容讓政治架構將人對其家族先祖的崇拜，轉移至在世的國王身上，是從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¹⁵

(二) 家主的權力和家庭式群體的集體面向

聖經研究的學者普遍接納，希羅世界的家庭式群體是由稱為家主 (*paterfamilias*) 之男性領袖的帶導。筆者認為，這帶領模式不僅意味著家主對成員的權力，而且還道出社會如何辨認成員的身份，並顯出對成員生活的期望。在猶太文化，人們可以從聖經文本定義一個人的方式，來觀察父親對家庭的影響。舊約經常透過父親或男性祖先來識別一個人，如約書亞為嫩的兒子 (書一 1)、以賽亞為阿摩司的兒子 (賽一 1)。新約也同樣反映這項傳統，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譜 (太一 1 - 17; 路三 23 - 38) 主要按照男性譜系來講述耶穌的家族歷史。¹⁶ 在施萊辛格 (Benjamin Schlesinger) 看來，「這家庭類型絕對是父權制的，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這樣的權力可以從妻子的地位中反映出來，她稱丈夫為「我的主」，並且似乎沒有證據顯出妻子對任何財產有著擁有的權力，而父親也可掌管孩子們的婚姻。¹⁷ 此外，猶太群體亦將父子關係應用於宗教之中，以父親描繪以色列的上帝，而這父親，則是對祂的子民以色列擁有主權 (賽六十三 16; 比較詩二 7、12)。

同樣，在羅馬的家庭式群體中擔任家主角色的人，對群體成員擁有一定權力 (*potestas*)。在血緣家庭中，父親對其孩兒的權力，羅馬法學家該猶 (Gaius) 稱之為「羅馬公民獨有的權利」 (*Institutes* 1.55)，而父親亦可有家庭財產的擁有權及經濟狀況的管理權。儘管如此，父親仍受羅馬法管轄。他不能任意或濫用權力，否則將受到

¹⁵ Omar Coloru, "The Language of the Oikos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the Seleucid Kingdom," in *Familie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Ray Laurence and Agneta Strömberg, The Family in Antiquity 1 (London: Continuum, 2012), 84.

¹⁶ 雖然，馬太福音中耶穌的家譜包含了四名女性 (喇合氏、路得氏、烏利亞的妻子及馬利亞)，但家譜的鋪排明確地以男性為主軸。

¹⁷ Benjamin Schlesinger, "The Jewish Family in Retrospect," in *The Jewish Family: A Survey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ed. Benjamin Schlesing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9), 3.

法律制裁。¹⁸ 更重要的是，父親的統治權力延伸到家庭事務以外的其他層面，包括文化、宗教和社會方面，而非血緣的家庭式群體亦有男權滲透於不同層面的情況。群體的家主有義務以群體利益為依歸來領導整個群體。因此，他會帶領群體內的每名成員實踐群體所提倡的美德，並維護群體的聲譽。家主還會要求成員（包括奴隸、獲釋奴隸和受恩者）崇拜群體的神聖守護者（*genius*）。在這種情況下，群體中任何成員認信基督信仰，都可能被視為對家主和群體的不忠誠行為。¹⁹

事實上，社會學家諾蘭與倫斯基（Patrick Nolan and Gerhard Lenski）認為所有個別層面，包括文化、經濟、社會、宗教，都是有系統地相互關聯的。諾蘭與倫斯基參考古代世界至現今世代不同社會的形成，相信這種相互關係最終構成了群體及社會的本質。²⁰ 相對而言，現代社會允許每個人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來決定自己的文化、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偏好。然而，希羅世界與強調個人主義權利的西方社會不同，要理解它其中的血緣家庭和非血緣群體的成員，就不能僅僅依據每名成員的個別標準。在同一血緣家庭中，所有成員均處於父親的權力和控制之下。某種程度上，社會期望成員共同分享「經濟、政治和宗教的聯繫」。²¹ 在希羅世界其他類型的群體中也可以觀察到同樣的情況。這些群體的成員之間有著共同關注和利益，他們甚至致力參與共同的崇拜活動和宗教習俗，以表現他們的成員資格和對群體的忠誠。²² 新約中可作參考的這類群體，是猶太人的猶太會堂和耶穌跟從者的教會，而希羅世界中則有不同有助於公民、經濟、政治、宗教和社會功能的群體（如 *koinōnia*、*thiasoi*）。²³

鑑於每個成員都順從群體的規範和價值觀，這種順應的情況就成為社會對群體每名成員的期望。換句話說，社會並不期望個別成員依據自己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的看法

¹⁸ James S. Jeffers, *The Greco-Roman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Era: Exploring the Background of Early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238; Judith Evans Grubbs, “Promoting *Pietas* through Roman Law,”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379.

¹⁹ 在血緣家庭之中，如果妻子不跟從丈夫神明的選取，丈夫可譴責其妻子。然而，丈夫並沒有合法的權力，來操控妻子的宗教取向，參 Kate Cooper, “The Household as a Venue for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 Case of Christianity,”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186.

²⁰ Patrick Nolan and Gerhard 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11th e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82–98, 180–217.

²¹ Bruce J. Malina,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Insights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121.

²² Michael S. Moore, “Civic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in *The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Cultur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ed. Joel B. Green and Lee Martin McDonal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3), 149–154.

²³ Frederick W. Danker, “Associations, Clubs, Thiaoi,”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1:501–503.

來生活。相對之下，社會是從群體層面來對辨識群體成員，並期望他們活出其所屬群體的價值觀。這種群體層面同時影響一個人的個人聲譽。這裡的聲譽並非個人的成就和地位，所屬群體之領袖的地位，才是其聲譽的起始點。²⁴ 也許這種從集體層面理解一個群體的方式，正好對應保羅有關基督身體的教導（林前十二 26–27），希望哥林多整個群體要一同歡呼或一同受苦。

為了確保群體的利益和福祉，群體中的成員是鼓勵進行合作，而不是不良的競爭。在血緣關係中，團結及和諧是兄弟姊妹之間交往的美德。²⁵ 同樣，這也是希羅世界中非血緣群體的標誌。群體成員可能會充當其他群體成員的競爭對手，以爭取更好的資源，並且確保自身群體的利益和聲譽。例如，有宗教團體（如猶太教和基督教團體）保持彼此的競爭關係，以維護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聲譽。²⁶ 另有銘文描述希臘神明狄俄尼索斯（Dionysos）之女祭司尋找一個組織為自己建立永久的紀念碑，當中則有兩個私人組織為此而競爭，以獲取該女祭司所給予的利益。²⁷

同一群體內的競爭亦是有可能發生的，但這些競爭的性質並不一定令人不快。例如有蒲草紙抄本的碎片記載，有一醫療群體中的領袖為著群體及成員的際遇，在以弗所為成員們舉辦一場有關醫療理論和實踐的競賽。²⁸ 相反，不公平及惡性競爭則會引起群體內成員的不滿和投訴，而這類可能損害群體聲譽並挑戰其價值觀的競賽是並不鼓勵的。例如，為解決群體內不良的競爭，有交易群體會指定市場監管人員（ἀγορανόμος）協助管理交易的過程，並對各種違規行為處以懲罰。²⁹

這裡，筆者先作一個小結。筆者在此部分扼要介紹了一世紀希羅世界家庭式群體（血緣家庭及使用家庭用語的非血緣家庭）的概況。雖然，筆者沒有從文化、民族、經濟、地理、政治和社會各方面深入探討「家庭」概念的多樣性，但這個概覽足以顯明，不論是猶太群體、希臘群體，或羅馬群體，男權的性質均出現在其中。根據上文

²⁴ deSilva, *Honor, Patronage, Kinship & Purity*, 35–42.

²⁵ deSilva, *Honor, Patronage, Kinship & Purity*, 180.

²⁶ Nathaniel P. DesRosiers and Lily C. Vuong, “Introduction: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Antiquity,” in *Religious Competition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Nathaniel P. DesRosiers and Lily C. Vuong, *Writings from the Greco-Roman World Supplement Series* (Atlanta, GA: SBL Press, 2016), 2.

²⁷ John S. Kloppenborg and Richard S. Ascough, *Greco-Roman Associatio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I. Attica, Central Greece, Macedonia, Thrace*,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81 (Berlin: De Gruyter, 2011), 373–374.

²⁸ Philip A. Harland, *Greco-Roman Associatio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II, North Coast of the Black Sea, Asia Minor*,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204 (Berlin: De Gruyter, 2014), 272–273.

²⁹ Kloppenborg and Ascough, *Greco-Roman Associations I*, 301.

所討論，家主對家庭式群體所有成員擁有（絕對的）權力。群體成員的看法需從集體層面來理解，這方向有助釐清如何識別及認識群體中成員的方法，並了解社會對成員抱有的期望，每名成員在群體的關係中，都應該共同維護企業利益。

(三)「遵從」與對應的「虔誠」

上一部分簡要描述了家主對整個群體的權力以及成員對群體利益的承諾。然而，這兩種行為在家庭式群體的處境中是如何連結和維繫呢？筆者認為，「遵從」這個群體價值觀，使家主能夠管理群體的成員，以回應他的權力，而「虔誠」作為一種盡責的情感，強調成員服從家主和履行維護群體利益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虔誠」是家主和群體成員共同承擔的互惠義務。儘管如此，成員對家主的「虔誠」著實加強了家主與成員間「遵從」的關係。雖然這看似是一個不言而喻的說法，但這些家庭價值觀確實釐清了家主與成員間的互動，反映家庭式群體內的階級，識別誰是家主、誰是群體內的成員，並展示他們的關係。

在希羅世界，血緣家庭中的父親是妻子和孩兒應該服從的家主，而這種服從的形式基本出現在猶太和希羅家庭之中。正如筆者在上文稍微提到的猶太家庭，妻子需稱呼丈夫為「我主」。這情況反映了妻子對丈夫的順服。此外，婚姻安排的方式也暗示了這種服從的關係。儘管長輩會徵求新娘的同意，婚姻通常是由家裡的長輩安排。在婚姻關係中，妻子成為被納入丈夫家庭的人，但反之則不然。另外，在訂婚的過程中，新娘的父親要準備嫁妝，而新郎的家人亦有義務支付結婚費用（*mohar*），這幅圖畫反映婚姻是以一種交易的形式進行。³⁰ 某程度上，妻子是被交易到夫家的物件，這個等級制度或許正如創世記三章 16 節（「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所暗示的。同樣，孩子也必須服從父親，這是明確記錄在舊約之中，十誡清楚指示所有以色列人需要孝敬父母（出二十 12；申五 16；箴二十三 25；參考箴三 9）。這誡命反映孩子們必須服從父母，並且順服上帝。事實上，以色列的上帝命令祂所有的子民教導他們的後裔遵守誡命（申四 40），以至他們可以長久住在上帝所賜給他們的土地之上。透過尊敬父母，孩子們就會服從父母以及他們所教導上帝的誡命。拉比文獻中講解猶太人生活指

³⁰ Schlesinger, "Jewish Family," 4.

引的《哈拉卡》（Halakhah），賦予父親教導兒女上帝誡命和其他傳統的責任，而母親只是在旁間接指導孩兒。³¹ 由此，筆者相信在這種家庭結構之下，孩子們需要對父親表現出「遵從」的價值。更廣泛地說，遵守父親所教導的誡命，最終意味著對以色列上帝的服從，是關乎上帝對整個群體的福祉。

這種家庭規範亦見於希臘和羅馬家庭。「遵從」使家主能夠統治他的家庭群體，而其他成員則根據他們的「虔誠」服從家主。羅馬法律是確保所有公民履行這些規範的工具之一。例如，法律賦予父親而非妻子擁有財產的合法權利。³² 透過這種方式，羅馬政權限制了妻子擁有財產的合法性，並在家庭中建立了丈夫高於妻子的經濟等級制度。另一方面，「虔誠」鼓勵妻子服從丈夫。³³ 這價值觀使得妻子有著必要履行她在家庭中角色的責任。當然，法律方面並不能保證人因應「虔誠」而履行所有盡責行為。然而，羅馬世界的立法確是成為一個完滿此等價值的工具。³⁴ 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就有這樣的記載：「當妻子跟隨丈夫選擇他所信奉的神明時，家庭就最幸福了」。在這裡，宗教信仰不僅僅是一個為了個人利益的個人信念。相反，諸神充當家庭守護者來保護公共利益。儘管丈夫沒有法律權利控制妻子的宗教偏好，但普魯塔克的主張展示了妻子應該服從丈夫，以保障群體的利益。³⁵

兒女在「遵從」的觀念上需對父母表達尊重，實踐孝道的責任，這是兒女活現其「虔誠」的一種義務之情。在這裡，我想強調「虔誠」不僅僅表明兒女應該服從他們的父親，但也同樣鼓勵孩子照顧及關愛其父母。³⁶ 在這種關係裡，以「虔誠」形式對

³¹ Luciana Pepi,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Traditional Judaism," in Passaro, Angelo ed.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Yearbook 2012/2013: Family and Kinship in the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 Yearbook (Berlin: De Gruyter, 2013), 536.

³² Jeffers, *The Greco-Roman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Era*, 238.

³³ Cooper, "The Household as a Venue for Religious Conversion," 186.

³⁴ Grubbs, "Promoting Pietas," 385–392.

³⁵ 普魯塔克在 *Conjugalia Praecepta* 以指出，妻子應視丈夫的伙伴為自己的伙伴，而其中首要的伙伴就是神明。筆者認為，普魯塔克此教導肯定了妻子從屬的概念，原因在於普魯塔克及後指出妻子需要排拒對其他神明的崇拜。此排他的想法，反映普魯塔克相信家庭關係中丈夫的主權（*Conj. praec.* 19；另參 *Conj. praec.* 14、22、36）。有關普魯塔克的著入，參 Plutarch, *Moralia: Volume II*, trans. Frank Cole Babbi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³⁶ R. P. Saller, "Pietas, Oblig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Roman Family," in *Alte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ed. P. Kniess and V. Losemann, Festschrift für Karl Christ 65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8), 388; Christian Laes, "Grieving for Lost Children,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322; see also Schlesinger, "Jewish Family," 4–5.

父母盡責的回應，兒女在父母年老時照顧他們，被社會視為神明對家庭的一種神聖祝福。³⁷ 奴隸（或獲釋奴隸）也必須在家庭和甚或其他家庭式群體中表現對家主的忠誠。他們的服從表現，使他們能夠不斷獲得所服侍家主的支持和恩惠。儘管獲釋奴隸已履行完畢他的責任，而沒有必然的義務繼續服侍他的家主，但在「虔誠」的價值觀驅使下，獲釋奴隸還是帶著自己欠下他家主的道德責任。³⁸ 這種規範形塑奴隸和獲釋奴隸持續以順從及尊重的態度服務其家主，同時亦維繫了群體內的等級、保障群體福利，並保護家主免受奴隸所帶來的人身威脅。³⁹

政治體制方面，筆者已在上文指出政治機構也有採用家庭用語，而這種情況是容讓政治體制繼承「遵從」的價值觀，藉以對其公民宣揚忠誠和從屬的觀念。此社會和文化的塑造確保了王國的穩定，家主（即是君王）可以延長其對國家的管治權。⁴⁰ 為了使這工作順利推動，政治機構必須找到一個與其公民息息相關的平行處境。從邏輯上，血緣家庭則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權力延伸和政治制度依賴的指定群體，這亦可能解釋了為何立法反映私人家庭與公共政治機構之間密切關係的原因之一。在法律的基礎上，血緣家庭的父親代表著政治權力，在家庭的處境下行使君王所賦予的權力。⁴¹ 作為羅馬帝國的君王，是整個帝國的家主，他透過將權力延伸及下放至有血緣家庭中的家主，藉此維持其權力的穩定，並確保國家的福祉。

在探討的過程中，聖經及希羅文獻均顯示出家庭式群體中作為家主之領袖的權力，並群體成員對集體利益之承諾。無疑，在各種社會文化形塑底下，不同地區及不同種族的群體呈現這方面的模式也有所不同。縱然如此，這些群體均有著一致的特質，就是家主擁有比成員更大（甚或絕對）的權力，以及透過集體層面理解群體成員的身份角色。筆者認為，「遵從」就是連接及維繫兩者關係背後的關鍵要素，它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上塑造家庭式群體的成員，使其順服於群體的家主，而非群體中的其他

³⁷ Tim Parkin, "The Roman Life Course and the Family,"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287.

³⁸ Henrik Mouritsen, "The Families of Roman Slaves and Freedmen,"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137, 141.

³⁹ Fanny Dolansky, "Celebrating the Saturnalia: Religious Ritual and Roman Domestic Life,"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497.

⁴⁰ Coloru, "The Language of the Oikos," 6.

⁴¹ Harders, "Beyond Oikos and Domus," 17.

成員。另一重要的價值觀——「虔誠」——則推動成員履行自己在群體中的職責，當中就是回應「遵從」這規範、服從其家主。正如筆者提及希羅世界家庭式群體的集體面向，群體成員在「遵從」的價值觀底下，他們依據「虔誠」信念對家主的回應，呈現他們委身於群體的集體福祉之中。

三、耶穌在馬可福音三章 34 至 35 節中對家庭語言的比喻用法

在了解希羅世界家庭式群體的一些特質後，本節會將焦點轉回耶穌在三章 34 至 35 節，祂以比喻手法使用家庭用語，來解釋祂所建立的群體。筆者將首先檢視耶穌此論述的廣泛處境（可三 13 至 30），接續集中討論耶穌論述中的核心思想——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馬可福音的理解，上帝的旨意具體指向主的道（the way of the Lord），而要跟從者以道德的潔淨而非人的傳統來絕對順服於上帝。鑑於這種理解，筆者認為馬可福音中耶穌的論述，提倡從服從地上群體的家主，轉向順服更新群體之家主——上帝。同樣，這個更新群體的成員也必須向新的家主展現出他們的「虔誠」，以致力於群體的利益，就是上帝藉耶穌為人所完成的救贖應許。

（一）耶穌論述的背景

從馬可福音的情節鋪排，耶穌於一章 14 節便開展祂公開的事奉。⁴² 耶穌公開事奉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呼召人跟從祂（可一 16 至 20）。在及後的工作中，馬可福音展示了耶穌基督的身份（可一 22、24、2:10、17、28）以及不同人對祂正面及負面的回應（可一 22、27、33、37、40、45；二 2、6–7、12、15；三 2、6）。⁴³ 當隨著敘事發展至三章 13 節，耶穌暫時抽離其公開的事工，並轉移至私下與其選擇的人共處。耶穌在山上設立了十二個人，表徵祂所建立一個新的群體。雖然，馬可福音沒有明確指

⁴² 史田對比馬可福音一章 1 至 13 節，認為一章 1 節引介了施浸約翰、耶穌受浸及受試探的片段，而 14 至 15 節引介了耶穌公開事奉的第一大段落（可一 14–3:6），參 Robert H. Stein, *Mark*,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8), 69；另參 Morna D. Hook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1), 53–54。然而，拜爾（Hans F. Bayer）卻傾向將 14 至 15 節視為整卷福音書介紹部分（1 至 15 節）的總結。儘管如此，拜爾亦指出，14 至 15 節是一個過渡式的摘要，將整個故事由施浸約翰的事工轉向至耶穌事工，參 Hans F. Bayer, *Das Evangelium des Markus*, Historisch-Theologische Auslegung, 4th ed (Gießen: Brunnen, 2023), 130。

⁴³ 曾思瀚和鄧紹光以「受歡迎的指標」及「富爭議性工作」命名此段落，反映在馬可福音中耶穌所作的工作，並非一面倒的受到別人青睞，參曾思瀚、鄧紹光著，曾景恒譯：《馬可福音：敘事鑑別與神學詮釋》（香港：基道文字事工，2016），114–166。當中，亦有接受耶穌醫治的人不聽從耶穌的吩咐（可一 44–45），這更突顯耶穌事工的張力。

出，耶穌在此選立的十二位是祂的門徒（比較太十 1；路六 13），但福音書中其他耶穌與此十二人互動的片段，特別是耶穌對他們的私下教導，和此十二人參與在耶穌事工的表現，均反映他們門徒的身份。⁴⁴ 更為重要的是，馬可福音在此用了一個奇特的說法，耶穌在山上「建立了十二」（ἐποίησεν δώδεκα，可三 13），並且清楚交代這委任的目的，旨在呈現一象徵意義，耶穌並非再次呼召人跟從祂（比較可一 16 - 6 任），而是建立一個新的以色列群體。⁴⁵

接連耶穌委任十二門徒的片段，馬可福音再次轉換場景，記載一段耶穌與文士的對話（可三 20 耶 30）。福音書巧妙地借用文士的控訴與耶穌的回應，在這片段中製造了一個對立的畫面，不是接受上帝的救贖計劃，就是在撒但在掌管之下。⁴⁶ 這對比在馬可福音並不陌生，耶穌多次在其教導帶出這二元的局面，祂展現上帝的心意，而人難阻耶穌的事工，則成了撒但的意思。例如在馬可福音八章 33 節，彼得難阻耶穌走上十架後，耶穌責備彼得「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耶穌又在客西馬尼園為著十架的道路，禱告說「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可十四 36）。⁴⁷ 馬可福音描繪耶穌在受浸後獲得聖靈的降在其身上加力（可一 10），顯然，耶穌是屬於上帝的領域當中，而祂所重新建立的群體，也是如此。對比之下，從耶路撒冷來的宗教領袖在此稱耶穌是被別西卜附著（可三 22），而其餘的亦在早前表明他們對耶穌的敵意（可 3:6），這一切已足夠反映這些宗教領袖並不屬上帝，而是在撒但的領域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馬可福音在提及文士控訴以先，就首先帶出耶穌親屬對耶穌為著其事工而不顧吃飯的反應（可三 20 - 21）。那處提及親屬「拉著」（κρατέω）耶穌，

⁴⁴ Elizabeth Struthers Malbon, *In the Company of Jesus: Characters in Mark's Gospe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70-99.

⁴⁵ William L. Lan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74), 133.

⁴⁶ C. Clifton Black, *Mark's Gospel: History,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23), 244；曾思瀚和鄧紹光更清楚指出，耶穌以國及家的概念作為其比喻的場景，呈現了上帝國度與撒但國度兩個領域的對比，參曾思瀚、鄧紹光：《馬可福音》，頁 174、181。

⁴⁷ 另參 Hans F. Bayer, *A Theology of Mark: The Dynamic between Christology and Authentic Discipleship*, Explorati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2), 62-87。

並指祂為「癲狂」（ἐξίστημι），均反映這些親屬對耶穌負面及對立的態度。⁴⁸ 在精心鋪排之下，這段有關親屬的記述，正好呼應三章 31 至 35 節耶穌有關其親屬的講論。⁴⁹ 雖然馬可福音在此沒有明言耶穌親屬仍屬於撒但的領域，但整個結構卻暗示著親屬並不必然屬於上帝的領域，這個問題亦會隨著情節發展（可六 1-6）變得明顯。

（二）耶穌陳述的核心——「凡遵行上帝旨意的……」

耶穌回應文士指控後，隨即記載耶穌親屬的來到（可三 31），而馬可福音在這裡則更具體指出他們的身份——母親及兄弟。⁵⁰ 雖然母親及兄弟沒有表達任何對耶穌負面的態度，但他們卻被形容為「站在外邊」，相反有很多人在屋內於「耶穌周圍坐著」（可三 32）。筆者已在上文略略交代，馬可福音的鋪排似乎暗示著耶穌的親屬並不在上帝的領域之中，這「站在外邊」的描述彷彿在呼應著這觀點。

在此佈局下，耶穌毫不含糊地指出，遵行上帝旨意才是祂的家人。筆者已在上文討論了有關希羅世界的家庭式群體，不論是猶太群體、希臘或羅馬群體，或是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的群體，均有使用家庭用語來描繪及呈現其特質的情況，目的在於建立群體家主的權力，並形塑成員順從領袖，並維繫群體的利益。按著馬可福音的上文下理，耶穌的行動及教導是與祂所建立新的群體相關。由此看來，耶穌在這裡利用家庭用語，也是同樣表達祂所建立之群體應有的價值觀。

耶穌簡而精的論述，當中包含兩點。第一，屬群體的人需要遵行上帝旨意。這教導反映「遵從」的價值觀，呈現群體中一個從屬的階級觀念，上帝才是整個群體的領袖。用希羅世界家庭式群體的說法，上帝是群體的家主。在馬可福音十三章 32 節及十四章 36 節，耶穌先後兩次稱呼上帝為父，可見耶穌亦肯定了上帝在這群體的權力。第二，遵行上帝旨意，才算為耶穌的家人，代表著作成群體成員必須有著遵行上帝旨意的回應，是「虔誠」所驅動的責任。耶穌向著屋內的人一而再、再而三提及「我的母親」及「我的弟兄」，更突顯成為耶穌群體一員應有的表現。

⁴⁸ R. T. France, *The Gospel of Mark: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2), 166-167.

⁴⁹ Guelich 指出，三章 20 至 21 節跟 31 至 35 節形成一個 ABA 的「三文治結構」（Sandwich Structure），並此呼應，參 Robert A. Guelich, *Mark 1-8:26*,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34A (Dallas, TX: Word Books, 1989), 171。

⁵⁰ 在三章 21 節，馬可福音使以「耶穌身邊的人」（οἱ παρ' αὐτοῦ）來描繪耶穌的親屬。相反在此處，馬可福音則清楚表明來找耶穌的是他母親和兄弟（ἡ μήτηρ αὐτοῦ καὶ οἱ ἀδελφοὶ αὐτοῦ）。

馬可福音由三章 13 節開始將話題由耶穌身份及人的回應，轉移至耶穌重建的群體，耶穌逐步呈現這更新群體的特質。當到了三章 34 節，耶穌更是一針見血地道出整個群體的核心信念，是以「遵從」和「虔誠」價值觀為主軸的群體，群體成員有著其責任，順從上帝這群體的家主。諷刺的是，馬可福音在此段落起首的時間，將耶穌的血緣家人放置在外面，相反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卻圍繞著耶穌，形成一個反差，突顯成為此群體的條件，不再亦沒法靠著血緣關係，而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就著遵行上帝旨意的課題，馬可福音先在第四章更清晰地帶出群體成員應有的責任，是對成員「虔誠」的一種釐清。在四章 10 至 12 節，耶穌引述了以賽亞書六章 9 節，表示那不屬群體的局外人，是敬拜偶像的。⁵¹ 耶穌及後解釋祂的撒種比喻，並帶出其他有關上帝國度的比喻，目的在於指出局內人的工作，群體成員就是那些願意追尋並真正認識上帝國度。⁵² 這一點豐富了耶穌在三章有關「遵行上帝旨意」的教導，帶出成員應有的態度。

馬可福音接續在七章再次明確講及順服上帝的課題（可七 1 - 21）。⁵³ 在此片段中，門徒沒有洗手吃飯，引起宗教領袖的提問。耶穌巧妙的回答，將整個爭論從禮儀潔淨（ritual purity）的層面，轉向至上帝誠命與人的傳統間的衝突。耶穌在七章 6 至 7 節引用以賽亞書二十九章 13 節，來表明宗教領袖的教導只是人的傳統，他們是拒絕上帝誠命，並不是真心順服上帝。⁵⁴ 耶穌接續將焦點放在道德潔淨（moral purity）的層面上（可七 20 層 23），指出耶穌群體成員需要明白（可七 14、17 - 18），道德潔淨才是整個群體的福祉，持守者才是真正順服上帝，是耶穌群體的一員，在屬神領域之中。

⁵¹ G. K. Beale, *We Become What We Worship: A Biblical Theology of Idolatry* (Nottingham: IVP Academic, 2008), 161–183.

⁵² Klyne R. Snodgrass, *Stories with Intent: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145–178.

⁵³ 馬可福音包含多個片段涉及順服上帝的主題，如耶穌三次預言自己受苦、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等，而七章有關潔淨的教導，則是具體將上帝誠命跟人的傳統作一個比較，呈現屬上帝之群體與不屬上帝之群體的比較，故筆者以此作為講解「遵從」及「虔誠」的範例。

⁵⁴ J. 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An Introduction &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3), 238; Lorenzo Scornaienchi, *Der Umstrittene Jesus und seine Apologie: Die Streitgespräche im Markusevangelium*, *Novum Testamentum et Orbis Antiquus* 11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6), 282–283, 286–287.

筆者簡要討論了耶穌在馬可福音三章對其群體特質的教導，並略略分析了四章及七章耶穌如何更詳細道出群體成員的態度的工作。耶穌所建立的更新群體，有著希羅家庭式群體相仿的價值觀。上帝作為群體的領袖，有著對整個群體的權力，所有成員需要服從上帝這家主，是「遵從」的表現。同時，成員有著「虔誠」的責任，是恰當的態度及行動，真正追求上帝群體的福祉、展現對上帝的順服。

四、信仰反思

上文討論了希羅世界的家庭式群體的「遵從」及「虔誠」價值觀，繼而分析馬可福音中耶穌群體的相關特質。在此部分，筆者嘗試在可行範圍內作出信仰反思。筆者必須強調，耶穌在馬可福音的教導，並不是對家庭的直接教導。然而，透過比較希羅家庭式群體和馬可福音耶穌群體的特質，並以類別的形式考慮現今家庭的處境，筆者相信能夠勾劃出一些信仰啟迪，幫助在家庭中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信仰生活。

希羅家庭式群體和馬可福音耶穌群體有著一些共通點，包括兩者的家主均會被稱為父，並有著駕馭整個群體的（絕對）權力。另外，「遵從」的價值觀在群體中發揮功效，成員需要順服於家主。同時，成員又受著「虔誠」價值的影響，發揮其作為成員的責任，這一切均呈現成員委身於整個群體的福祉。然而，單看這些共通點是並不足夠的，因為馬可福音並不是在希羅世界的背景下，單純在眾多希羅家庭式群體建構多一套有關耶穌跟從者的信仰群體。相反，馬可福音將上帝的群體放置在一個二元分立的局面，不是成為上帝群體的一員、為屬上帝領域的局內人，就是成為只著重人心意的群體、為屬撒但領域的局外人。換句話說，成為耶穌門徒的一員，是一種轉移，由以往屬世的群體轉移至上帝的群體，由撒但的領域遷移至上帝的領域。這轉移意味著耶穌的門徒不再順從於上帝以外的群體領袖，亦單以上帝群體的福祉為依歸。聽起來彷彿是陳腔濫調，但若仔細思想，家庭處境中很多情況都是在挑戰單以上帝為家主、以上帝群體利益為福祉的信念。筆者嘗試以三個例子說明：

1. 以父母信主，並育有兒女的家庭為例。父母會否緊張兒女的學業，多於他們的信仰知識及實踐？每天晚上是否緊張着他們的功課，還是緊張着與他們一同敬拜及禱告上帝？兒女的學校彷彿就是另一個群體，校長及老師彷彿就是那個群體的領袖，他

們教導兒女學習知識，這是沒有錯的，但若將學業看成高於信仰，或許這是順服老師，而非順服上帝。

2. 又以兒女信主、父母未信的情況為例。兒女會否只是關心父母信主得永生的問題，而沒有關心他們在世信仰的生活？基督信仰若只是將來「天堂」的入場券，這彷彿是民間宗教的調子，世人對神明的要求，上帝不再是我們的家主，祂只是我們進入天堂的「工具」。
3. 最後再以自己信主、家人未信為例。當自己每周預留時間，給予團契及教會崇拜，但卻沒有預留時間，好好跟家人相處，切身關心家人的需要？若自己只是麻木地團契崇拜，儘管能夠歡天喜地，跟團友相處，但卻忽略了家人，或許自己只在持守人的傳統，並不是真誠地順服上帝。

馬可福音強調跟從耶穌，是群體的轉移，這觀點是與今天每一名耶穌的門徒息息相關。耶穌門徒的生活，是受着他生活環境中不同群體的影響，即使那些群體沒有一個像希羅世界般有極大權力的領袖，而人亦傾向以個人為主，但那些群體的價值觀仍在影響及形塑我們的想法及生活表現。馬可福音在提醒耶穌的門徒，要小心這些屬世群體的影響，耶穌門徒需以上帝為順服的唯一對象，以上帝群體的利益為依歸，卻同時在世界的群體中宣講耶穌的好信息，而家庭就是每個門徒不可或缺的场景，在其中實踐門徒那屬上帝領域的生命。

參考書目

- Bayer, Hans F. *A Theology of Mark: The Dynamic between Christology and Authentic Discipleship*. Explorati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2.
- Bayer, Hans F. *Das Evangelium des Markus*. Historisch-Theologische Auslegung. 4th ed. Gießen: Brunnen, 2023.
- Beale, G. K. *We Become What We Worship: A Biblical Theology of Idolatry*. Nottingham: IVP Academic, 2008.
- Best, Ernest. *Disciples and Discipleship: Studies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Edinburgh: T&T Clark, 1986.
- Black, C. Clifton. *Mark's Gospel: History,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23.
- Carsten, Janet. "Introductio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Pages 1–36 i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Kinship*. Edited by Janet Cars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oloru, Omar. "The Language of the Oikos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the Seleucid Kingdom." Pages 48–59 in *Familie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ited by Ray Laurence and Agneta Strömberg. The Family in Antiquity 1. London: Continuum, 2012.
- Cooper, Kate. "The Household as a Venue for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 Case of Christianity." Pages 183–197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DeSilva, David A. *Honor, Patronage, Kinship & Purity: Unlocking New Testament Cultur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0.
- DesRosiers, Nathaniel P. and Lily C. Vuong. "Introduction: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Antiquity." Pages 1–7 in *Religious Competition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ited by Nathaniel P. DesRosiers and Lily C. Vuong. Writings from the Greco-Roman World Supplement Series. Atlanta, GA: SBL Press, 2016.
- Dolansky, Fanny. "Celebrating the Saturnalia: Religious Ritual and Roman Domestic Life." Pages 488–503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France, R. T. *The Gospel of Mark: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2.

- Grubbs, Judith Evans. “Promoting *Pietas* through Roman Law.” Pages 377–392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Guelich, Robert A. *Mark 1-8:26*.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34A. Dallas, TX: Word Books, 1989.
- Harders, Ann-Cathrin. “Beyond Oikos and Domus: Modern Kinship Studies and the Ancient Family.” Pages 10–26 in *Familie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Edited by Ray Laurence and Agneta Strömberg. The Family in Antiquity 1. London: Continuum, 2012.
- Harland, Philip A. “Familial Dimensions of Group Identity: “Brothers” (ΑΔΕΛΦΟΙ) in Associations of the Greek East.”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4.3 (2005): 491–513.
- Harland, Philip A. *Greco-Roman Associatio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II, North Coast of the Black Sea, Asia Minor*.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204. Berlin: De Gruyter, 2014.
- Hooker, Morna 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1.
- Jeffers, James S. *The Greco-Roman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Era: Exploring the Background of Early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 Kloppenborg, John S. and Richard S. Ascough. *Greco-Roman Associations: Texts,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 I. Attica, Central Greece, Macedonia, Thrace*.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81. Berlin: De Gruyter, 2011.
- Laes, Christian. “Grieving for Lost Children, Pagan and Christian.” Pages 315–330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Lane, William L.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74.
- Lindsay, Hugh. *Adoption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albon, Elizabeth Struthers. *In the Company of Jesus: Characters in Mark’s Gospe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 Malina, Bruce J. *The New Testament World: Insights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83.
- Meeks, Wayne A.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stle Paul*. 2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oore, Michael S. “Civic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Pages 149–155 in *The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Cultur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Edited by Joel B. Green and Lee Martin McDonal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3.
- Motyer, J. Alec. *The Prophecy of Isaiah: An Introduction &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3.
- Mouritsen, Henrik. “The Families of Roman Slaves and Freedmen.” Pages 129–144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Nolan, Patrick and Gerhard 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11th e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 Painter, John. “When Is A House Not Home? Disciples and Family in Mark 3.13–35.” *New Testament Studies* 45.4 (1999): 498–513.
- Parkin, Tim. “The Roman Life Course and the Family.” Pages 276–290 in *A Companion to Familie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s*. Edited by Beryl Rawson.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the Ancient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 Pepi, Luciana.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Traditional Judaism.” Pages 527–545 in *Passaro, Angelo ed.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Yearbook 2012/2013: Family and Kinship in the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 Yearbook. Berlin: De Gruyter, 2013.
- Peskowitz, Miriam. “‘Family/ies’ in Antiquity: Evidence from Tannaitic Literature and Roman Galilean Architecture.” Pages 9–36 in *The Jewish Family in Antiquity*. Edited by Shaye J. D. Cohen. Brown Judaic Studies 289. Providence: Brown Judaic Studies, 1993.
- Plato. *Laws, Volume I: Book 1–6*. Translated by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8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 Plato. *Laws, Volume II: Book 7–12*. Translated by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 Plutarch. *Moralia: Volume II*. Translated by Frank Cole Babbi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 Rhoads, David. “Social Criticism: Crossing Boundaries.” Pages 135–161 in *Mark & Method: New Approaches in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Janice Capel Anderson and Stephen D. Moo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2.

- Saller, R. P. “Pietas, Oblig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Roman Family.” Pages 393–410 in *Alte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Edited by P. Kniess and V. Losemann. Festschrift für Karl Christ 65.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8.
- Scornaienchi, Lorenzo. *Der Umstrittene Jesus und seine Apologie: Die Streitgespräche im Markusevangelium*. Novum Testamentum et Orbis Antiquus 11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6.
- Shively, Elizabeth E.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and Mark 3:7–35: Apocalyptic and the Kingdom.” Pages 62–68 in *Reading Mark in Context: Jesus and Second Temple Judaism*. Edited by Ben C. Blackwell, John K. Goodrich, and Jason Mast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8.
- Snodgrass, Klyne R. *Stories with Intent: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Stein, Robert H. *Mark*.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8.
- Schlesinger, Benjamin. “The Jewish Family in Retrospect.” Pages 3–24 in *The Jewish Family: A Survey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Edited by Benjamin Schlesing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9.
- 曾思瀚、鄧紹光著，曾景恒譯：《馬可福音：敘事鑑別與神學詮釋》。香港：基道文字事工，2016。